

中国专业作家
散文典藏文库



烟水秦淮

邓海南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海外借

中国专业作家
散文典藏文库



烟水秦淮

邓海南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水秦淮 / 邓海南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9.3

(中国专业作家散文典藏文库·邓海南卷)

ISBN 978-7-5205-0888-9

I. ①烟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70313 号

责任编辑:蔡晓欧 薛未未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:100142

电 话: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010-81136655

印 装: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20×1020 1/16

印 张:14.5 字数:194 千字

版 次:201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5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鸟 趣

草茎鸟	3
关于燕子的复调	6
金腰燕 灰椋鸟 蓝色蛋	14
沉思的鹤	17
这一只乖巧的猫	19
斗牛是什么?	23

人 情

临时停车	29
小唐还钱	32
对绝对	35
谁的剑更锐, 谁的甲更坚?	38
老锁不认新钥匙	40

景 致

心动天门	45
换一种眼光看山水	51
在庫魯克塔格两侧	54
烟水秦淮	71
八甲田山的雪	79
长萨两藩看日本	83
南极之尾	100

追 往

永远留学	127
青春诗痕	143
悠哉妙语	154
顺昌路 419 弄 1 号	157
如果编辑都如燕生	163
七连三排四十年后集合	166

哲 思

永恒的问题是无解的	175
苹果皮上的小虫	187
点线面块宇宙流	193
人的悖论	199
思考伽利略	213

鸟 趣

草 茎 鸟

草茎鸟，一种我只在梦中见过的鸟。

它们成群生长或栖息在江边的滩地上。说生长，是因为它们像草；说栖息，是因为它们像鸟。它们既是动物，又是植物。莺飞草长，是对它们生态的最准确描述。

它们的身体像鹭鸶，但比鹭鸶更纤瘦。身上的羽毛是绿的，像芦苇的叶子；头顶的羽毛是白的，像秋天开出的芦花。头的形状像神气活现的鹤望兰，随着细长的颈项上下伸缩着。当一阵好风吹过，它们成千上万只昂首鸣叫，真如风声鹤唳。那绿色的翅膀也随风张开，在风中优美地舞动着，好像它们成群结队地要飞将起来，飞离江岸，飞过江天，飞向南方或者北方，飞向朝阳或者夕月。但，它们仅仅只是那样扬首鸣叫着，仅仅只是那样振翅扑腾着，却并不曾有一只飞离地面半步。当风停息，它们也敛声收羽，静静地伫立如一片蒲草或苇丛。

它们为什么不飞呢？

这个秘密，你只有进入这片鸟群或这片草丛才能知道。这是一种奇怪的生物，它们的腿部以上完全是鸟，有鸟的躯体，鸟的翅膀，鸟的羽毛；问题出在它们的腿上——它们的腿也完全像鹭鸶和仙鹤，细细的，

长长的，在大腿和小腿间有一个可以屈伸的关节；但是从关节往下就不对了，关节下面的小腿已不是鸟的腿，而成了植物的茎干。它们的脚趾也像鸟类一样张开着，但不是踏在地面上，而是变成根须扎入了土里。不知道它们是从别处迁徙而来，飞累了落在这里，长时间地歇憩之后脚趾变成了根系？还是它们原本就是从土里萌生出来的东西，只是长得像鸟而已。

它们的生计不成问题。如果它们的脚趾真的是植物的根，自然能从足下肥沃的土壤中吸取营养以供生长。如果把它们看成动物，这里也有足够的食物可供它们摄取，它们的羽毛本身就构成了一片茂密的草丛，在草丛中，有各种各样的昆虫生长，蚱蜢、蜘蛛、蟋蟀、蚂蚁……还有江潮不时送到滩岸泥涂上来的弹涂鱼和小虾蟹，它们低头便可以啄食；还有成群在它们头上飞舞的蚊蝇蝶蛾，它们伸缩脖颈便可用尖喙来捕捉。就像那些生活在海底的珊瑚和海葵们，用不着到处奔波觅食，自有洋流会带来饵料供养它们。

如果它们是草，它们便不会烦恼，春天泛青，夏天浓绿，秋天枯黄，冬天准备着来年再生，随季节枯荣，一切听从大自然无声的指令没有什么可以操心的。但它们又是鸟，有了鸟的形体，鸟的翅膀，鸟的羽毛，并且在江边上成天看着野鸭、江鸥、仙鹤、大雁们翩翩起舞，自然便也生出了飞的渴望。当风吹来，它们欢叫着张开翅膀，那些小气流们在翅膀下使劲地鼓动着羽毛的时候，感觉再稍一用力就可以腾空而起了……但就在这时候，它们无奈地感觉到了大地的牵拉，绷直了的细腿告诉它们，它们的脚趾还陷在泥里。它们的羽毛虽然已与空气结盟，但它们的脚趾却是属于泥土的，任它们使出九牛二虎之力，它们也拔不出自己的根。当风过去，它们飞扬的鸟形又低落成了颓丧的蒿草。飞翔的渴望被大地的牵挂抵消，它们只能是这种亦鸟亦草又非鸟非草的尴尬物种。

它们之中并不是没有勇敢者，要想飞翔，就必须斩断与泥土的干系。既然它们不能像鸟一样轻松地把脚蹬离大地，纵身飞起，那就让属于泥土的留给泥土，把渴望天空的交给天空。曾经有一只草茎鸟，用尖锐的喙毅然啄断了自己扎在泥土中的脚趾，便真的振翅飞了起来！它的身体是如此轻盈，只要脱离了大地的羁绊，飞的一点也不比别的鸟差。它在同伴们的头顶上，在同伴们的众目睽睽之上翩舞着、飞腾着、欢鸣着，呼唤着其他的草茎鸟也像它一样地飞起来。但是，群鸟们在一阵兴奋之后，很快便发现了危险之所在——在它像飞翔的仙鹤一样笔直拖在身后的细腿上，没有脚趾，只有两个骨拐，它该怎样落下来呢？它还能像原来那样稳稳地站立在地上吗？站不住，便意味着死亡。用生命来做一次飞翔的代价，是否值得呢？于是，鸟群们，或者说是草群们，在最初兴奋的欢呼之后沉默了。那只飞起来的草茎鸟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处境，它已不能再落回原来的栖身之地了。于是它在它们上空绕了三圈之后，毅然飞向了江对岸，它的身影在它们的眺望之中渐飞渐远，直到完全隐入了天空。它是就这样一直飞下去，还是最后因力竭跌落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默默死去，没有人知道。反正它没有再飞回来，也没有另一只草茎鸟学它的样，脱离草丛去与天空为伍。

哈姆雷特说过：“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问题。”对草茎鸟来说，当草一生还是当鸟一回，也是一个问题。我很想帮它们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于是，我拿了一把镰刀——不是农民用来割麦的那种小镰刀，而是草原上用来刈草的那种长柄大镰刀，西方传说中死神用的镰刀大概就是这种——我走到了生长草茎鸟的那片江滩上，抡圆了镰刀，沿着地面使足全力割刈起来，鸟的脚杆或者说是草的茎干在刀刃上纷纷断开，我不知道它们发出的那种声音是痛苦的呻吟还是快乐的欢呼，我只看到它们成群地飞了起来，在翅膀们有力的扑打声中，一片又一片绿云飘上了天空。

当然，让草茎鸟全都飞起来，这样的事也只能发生在梦中。

关于燕子的复调

有燕为邻（A）

和燕子居住在同一所房屋里，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老家房子的格局我很不习惯，人睡在厢房里，猪圈却堂而皇之地在灶台后面占据着堂屋的一角。前门外是一块晒场，后门外就是粪坑，前后门常常整天对开着，穿过其间的风就叫穿堂风了。我实在想不通农村人为什么这样设计房屋，吹南风还好，刮北风时岂不臭气阵阵袭来？这样的房子，让我喜欢的只有一点，就是房梁上有燕子做窝，每日可以看见燕子飞进飞出，这是我这城里孩子没见过的。

后来我回了城，每每回想起那段在农村度过的日子就会想到房梁上的燕子窝。城市里也能看到燕子的身影，但我想它们的家一定是在郊区的农舍里，因为城里人关门闭户的宿舍楼没法让燕子自由自在地飞进飞出。

春天，妻从青岛打来电话说，岳母家的楼道里竟然有一对燕子飞来筑了巢。那个楼道远不如农村房子的堂屋高大宽敞，不知那对燕子夫妻

是怎么看中了光临那里的。再说楼道里本不适合燕子做窝，衔来的泥和草屡屡从光滑的墙壁上掉下来。住在一楼的小黄看它们盖房困难，便站到凳子上为它们在靠顶处钉了一根钉子，以这根钉子为支撑点，那对燕子终于把小巢筑在了楼道的墙壁上。岳母怕楼道里的邻居会伤害它们，便用现在人们爱听的语言使劲宣传：燕子看中咱们这个楼道来做窝，说明咱们这个楼门里人气好、财气旺、运气足，咱可千万别去把燕窝给捅了啊！

接到妻子电话的那个夜里，我在梦中见到了久违的燕子窝。等到夏天我来青岛时，真的在岳母家的楼道里看到了它，像一个小小的巴掌，贴在楼道墙壁上，伸出手去，离指尖不过半米的距离。在我仰望的时候，一只老燕子飞回来，巢中两只小燕子欢呼雀跃，楼道里一片燕语呢喃，让人有一种天然的感动。

几天以后，抬头看去，巢是空的，小燕子已随父母外出学习飞翔了。外面下着雨，也不见它们回来。到了夜晚我们进出楼道时，都要拿手电照一照燕子窝，只照一会儿，照长了怕打扰了它们。这时燕子们都回来了，只是燕巢太小，只能挤下三只燕子，还有一只便栖在燕窝下方的那根钉子上，像个孤独的哨兵。妻说，这只站在钉子上的肯定是燕子爸爸。

要不要把家里的一个小藤筐给它们钉上去呢？我们正考虑着，因为对燕子来说，这可能是一个惊喜，也可能是一个惊扰。

燕巢坠落（A）

在我的上一篇文章《有燕为邻》中，我写了岳母家那个楼道中一窝燕子的故事，现在这个故事又有了新的发展。楼道中有一窝燕子，是一件有诗意也有情趣的事，楼中住的人进进出出都会抬头望一望它。白

天，燕子们一般都不在家，在外面忙着飞翔与捉虫；傍晚，燕子归巢了，楼道里便多了一种生机与温馨。窝中那对小燕子已经羽毛丰满飞走了，但老燕子每天忙碌依旧，不知不觉间，人们发现燕巢中又有了两只毛茸茸的小燕子，每当老燕子飞回时便张开嘴嗷嗷待哺。

一天晚上归来，照例抬头望时，忽然发现挂在墙壁顶端处的燕巢没有了，只剩下一小片残泥。两只老燕子，一只停在钉子上，一只落在电线上，守着它们那已经不存在了的家，那情景实在有些悲凉。更严重的问题是：巢中那两只小燕子呢？回到家中忙问是怎么回事，岳母说，下午只听见两只小燕子叫声惊恐而凄惶，跑出门看时，只见燕子窝已经掉了下来，也不知是自己掉下来的还是被调皮的孩子捅下来的。那两只老燕子急切地里外翻飞，两只小燕子却已不知去向。想到那两只还不会飞的雏燕从巢中跌落的情景，我的心猛然一紧！如果是人，一对夫妇忽然间家毁子亡，该是怎样的哭天抢地！而那对燕子，只是默然无奈地在废墟边守着，燕子心中，该是怎样的感觉呢？

邻居遭了难，自然是要帮助的。家人商量之下，决定再为它们钉上一个巢窝。但当夜不能再去惊动那对不幸的燕子夫妇，得等明天早上它们飞走了之后。那时我们的儿子还小，正在吃一种亨氏米粉，为了能使新窝让燕子接受，我把亨氏米粉的硬纸盒剪成半圆形，再到楼下找到坠落下来的燕巢残存的部分，把它托在纸盒中。细看那燕巢，外围由粗草茎和泥土粘筑而成，中间却是一团柔软如丝绒的金黄色细草。动物中这种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天然珍爱，不由得让人感动。那一夜，楼道里的许多人都因为燕子邻居的不幸遭遇而没睡好。

第二天一早我去为燕子钉新巢时，许多邻居都出来关切地张望。据楼下的小崔扬侦察，两只小燕子中的一只停在楼道对面的一根晾衣绳上，还不能飞，两只老燕子在旁边的树上守护着它。于是崔扬的爸爸抱着小崔扬把小燕子接到手中，要把它送回新巢里。往回走时，小燕子忽

然从小崔扬的手中飞了起来，正摇摇欲坠时，两只老燕子尖叫着赶来引飞，羽毛未丰的小燕子竟挣扎着随老燕子飞上了树梢，这大概是动物在意外变故下陡然增加的应急本领。此时在两只老燕子的呼唤之下，另一只小燕子也不知从地上的哪个角落里钻了出来，被小崔扬的妈妈找到捧在手里，由我接过来踩着凳子把它送进了新巢。

从此以后，这个钉在墙上的亨氏米粉盒子就成了燕子们的新家，因为燕子年年飞来加以修缮，又从新家变成了老家，十数年了，那个纸盒燕巢还一直被燕子们使用着，每年都有小燕子在那里长成。岳母家已经搬离了那个楼道，但有时路过，我们还会走进去看一眼那个亨氏燕窝。

有燕为邻（B）

前面两篇关于燕子的文章，写的是1996年夏天的事情，故事的发生地是青岛。现在我要写的，是十几年后我们这个家和燕子的另一段缘分，故事的发生地是南京。

在南京东郊的汤山镇，我们拥有一套房子，当初买它，完全是因为风景好，那是一个临水的小区，叫碧水华庭。华庭听起来有些夸张，但碧水却是名副其实，因为我家西边阳台的下方就是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，湖水那边，便是一层淡于一层的汤山山影。夕阳西下时，洒在湖面的金光如一幅浓烈的油画；烟雨蒙蒙时，则又成了一张迷离的水墨。开始我们只是简单装修了一下，很少去住，每隔两三个月去一回，去了就打扫卫生，打扫完了，又回城里了，于是被戏称为“健身房”。阳台朝西，下午自然有西晒，为遮阳光，我们在阳台顶上的墙壁上打入了几只钉钩以挂竹帘。后来竹帘被风雨所蚀，我们又不怎么去住，就把它摘掉了。

记不清是哪一年了，一次去“健身”时发现阳台的右上角，有燕

子筑起了巢。聪明的燕子，是利用摘去竹帘后留在墙上的钉钩，以那为基点开始营造它们的小家，这使得我们大为高兴。现在的城市人，已经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了，有燕子这样有灵性的鸟儿愿意到你家的阳台上来筑巢，与你当个邻居，岂非求也求不来的好事。随着这些年城市空气渐趋污浊，有几个朋友在汤山住上了瘾，说汤山的空气比城里好多了，汤山的菜和肉也比市里更加生态，你们在汤山有房，应该多来住住才是。但我们第一次的简单装修已显破败，为了多去住住，不得不再次认真装修。原来的西阳台，我们用大玻璃窗将其包了起来。但餐厅外的一段阳台因为有燕子筑了巢，我们特意将它留出来未包，并且特意叮嘱装修的工人，在装修过程中一定不要惊扰了燕子。那是前年春天的事，工人们在阳台的这边施工，燕子夫妇在阳台那一端育雏，果然各得其所。到了秋末，房子基本装修完工，已经长成的小燕子也随着它们的父母飞回了南方。这已经不是燕子夫妇第一次育雏成功，在我们家的阳台上，那对老燕子已经养大了好几批儿女了。

今年春，我们有时会到汤山的房子里去住几天，发现原来口袋状的燕子窝，又被燕子夫妇加长了一些，这样入口更深了，燕窝内部的空间也稍有增大。或许是燕子夫妇看到我们的房子装修过了，它们也要再装修一下。据我的朋友、鸟类专家范明说，会筑这种袋状燕巢的是金腰燕，家燕的巢是半开放形的，金腰燕的巢是收口形的。虽然家燕和金腰燕都是蓝黑色的背，剪刀状的尾巴，但家燕喉胸处呈栗红色，腹部是白色；而金腰燕头后和腰部呈黄栗色，腹部有黑色纵纹。

黄昏的时候，我们坐在餐厅窗前喝茶，透过大玻璃窗就能看到燕子在空中飞翔。这傍晚时分的飞翔，已和白天用以谋生的飞翔不同，完全成了一种自娱自乐，或者成了一种展示，如果它们知道我们是观众的话。在所有鸟的飞翔动作中，我觉得燕子的飞翔是最优美的。鸟儿飞行的优美，不在于鼓翼，而在于滑翔；鹰的滑翔叫盘旋，似乎是静静地悬

在高空，像一只风筝；鸽子的滑翔翅膀向上斜着，靠惯性和速度滑过天空；有一些小鸟似乎不会滑翔，只会收起翅膀向前一冲一冲，像一粒弹丸；而燕子的滑翔像是花样滑冰，我们窗外的天空就是它的冰面，它们平张翅膀，在空中划出各种美丽的弧线，那份轻盈灵动、悠然自若，是任何其他鸟类都比不上的。当它们飞了数圈之后，便轻轻落到我们家阳台的栏杆扶手上，雌雄相依，喃喃细语，不知说些什么。此时隔着窗玻璃，我们与它们的距离也就是一米多点，我们看着它们，它们似也歪着扁扁的小脑袋看着我们，你会发现它们的身体是那么的细巧修长，仿佛羽毛中没有肉体，只有一小团会飞的灵魂。而且它们的腰身羽毛确实是黄色的，这就是金腰燕了，这个名字是如此美好。燕子夫妇站在栏杆上和我们相望许久，然后又飞到上面原先挂竹帘的钉钩上站着，在暮色渐浓后，终于灵巧地钻入巢中。我们想，此时它们的蛋或者小雏燕已在巢中，要不了多久，这对老燕子就会带着它们的孩子在我们家的窗前学习飞翔了。

这燕子虽不是我们养的，但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巢居已有经年，从感情上，我们已把它们视为家人了。

燕巢坠落（B）

今年五一假期，有两位朋友要到我们家来玩，我和妻特意带她们到汤山家中去喝茶，那里面对湖光山色，可以为喝茶增添些意境；更重要的是，可以向客人炫耀一下我们家的燕子。

可是那天在喝茶观燕的过程中，有个情况使我有些心忧：我们家阳台上的燕巢是燕子夫妇花费数年时间精心筑成的，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这套房之于我们。如果当我们不在时，另有陌生人破门入户，自然对房主是极大的侵犯。而现在，燕子的家就受到了另一种鸟的侵犯。这种鸟

黑头、灰白脸、棕灰色身体、黄嘴黄脚，形象不佳，叫声也难听，冬天时常常群飞群落，在南京地区时常见到的鸟中，这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种。现在有两三只这种鸟就停在邻楼的房顶边上，贼头贼脑地觊觎着我们家的燕子窝，不时飞过来骚扰一下，甚至还有一只竟然钻进了我们家的燕子窝。燕子夫妇发现了，急忙飞回来驱赶，虽然金腰燕的身体比那种灰鸟要小三分之一，还是奋力地把入侵者赶走了。但是到了傍晚，燕子夫妇落在阳台栏杆上和我们隔窗相视的温馨情景没有出现，或许燕子心中也有了忧虑，心境不再像往常那么悠然。

汤山的房子因为是我们的第二居所，所以并不常住。自五一节在那里接待朋友后，再次去那里已是半月以后了。每次我们开门进家，第一件事就是先跑到阳台上去看一眼燕巢与燕子是否安好？这次只听妻在阳台窗前大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，发生大事故了！”我赶忙趋前一看，果然大事不好：只见悬在阳台顶上的燕子窝，中间破了一大块，就像一只挎包被人撕掉了包底，包中的东西散落一地！再看阳台的地面，散落着四只刚刚冒出羽毛的雏鸟，不但已死去多日，身上还落满了苍蝇，那场景真是狼藉一片，惨不忍睹！我们的第一反应，就是那种讨厌的灰鸟弄破了燕巢，使得覆巢之下，四只雏燕死于非命。惨案已经发生，凶手逃之夭夭，燕子夫妇也不见踪影，我所能做的只有清理现场。但在清理的过程中，我却发现了蹊跷之处：那已成为尸体的四只雏鸟，虽然还没长全羽毛，但身体竟比成年燕子还要粗壮；再细察它们的脑袋，圆头上长着尖尖的黄色长喙——而燕子却是扁扁的头，短短宽宽的三角形喙。如此看来，这四只雏鸟并非燕子的孩子，而是那种灰色大鸟的后代。显然是那种灰鸟学会了杜鹃的伎俩，将它们的蛋下在了燕子的巢中，而燕子夫妇辛辛苦苦在巢中喂大的，竟是贼鸟的后代。这样想来，半月前我所看到的灰鸟钻入燕子巢中的一幕，也有了合理的依据，它是进去看望它的孩子的。那么燕巢破坠的惨案是如何发生的呢？莫非是燕子夫妇忽有一